

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是讲究气节的。亚圣孟子的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已成为历代正直之士做人的准则。春秋时楚国的屈原遭谗被逐，表现了“虽体解吾犹未变兮，岂余心之可惩”的坚贞情操。西汉的苏武陷身匈奴十九载，其志终不可夺。司马迁遭凌辱身陷囹圄，自励“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。”东晋的陶渊明厌恶官场黑暗，发誓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躬耕自资，虽贫病交困，仍始终坚守气节。唐代的白居易置贵戚荣辱于度外，做到了“出则兼济天下，入则独善其身。”宋代的范仲淹从政能做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实现了“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明代的于谦以石灰自喻，“粉身碎骨都不怕，只留青白在人间。”清代的林则徐抗英获罪被贬新疆，仍乐观放达地说：“我与山林相对笑，满头晴雪共难消。”现代历史上，朱自清一身重病，宁肯饿死，也不领帝国主义的“救济粮”；鲁迅先生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，一生正气浩然，他的骨头是“最硬的”。……

这样的知识分子称得上我们华夏民族的精英，他们所孜孜以求的守的气节，实质上是我们这个古老而又伟大的民族自立精神的具体体现。

## “气节”说

高时阔

据说清代乾隆皇帝有一次与刘墉等人登上蔚门城楼，见到城门外川流不息的过往行人，乾隆便问当时的九门提督和珅：“每天从前门楼下进进出出的有多少人？和珅一时语塞。刘墉代为答道：“就两个，一个为名，一个为利。”这话虽有些尖刻，却也不无深意。不过“为名”未必就

是坏事，那些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，为了完善个人的人格，宁死不失气节的人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“为名”，为保全自己清清白白之“名”，不被亵渎。而为一己私“利”，则必然会使丧失气节，实乃“小人”之所为也。君不见，历史上有“为利”屈身事权贵的人，有“为利”铤而走险的人，有“为利”出卖灵魂的人……他们也给后世留下了“名”（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），但多半是不光彩的“名”。

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改革家管仲说过：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一个人如果一心“为利”到了不顾“礼义廉耻”的地步，那他也就不配做人的资格。



## 于右任创办的上海大学

·王澄·

国民党元老、著名爱国人士，被誉为太平老人的于右任（1879—1964），名伯循，字骚心，陕西三原人，由于长髯飘拂，故有美髯翁之称。于右任诗、文、书皆有名，一手好书法，被誉为“当代草圣”，“天下第一草圣”。他在学生时代就精心研究六朝碑帖，习工楷行书，著有《于右任墨戏》。

于右任1922年8月去上海，向孙中山汇报陕西工作，提出“欲建新民国，当先建设新教育”的主张，并且急欲投身教育事业，以培养革命人材。此时，上海

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生驱逐了原任校长，经过筹组，确定聘请于右任。于右任应聘后建议把校名改为上海大学，上海大学遂于1922年10月23日成立。于右任聘请李大钊主持上海大学，因李大钊北方党务在身，便推荐邓中夏、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协助于右任办学。在于右任、邓中夏、瞿秋白、邵力子等人的努力下，上海大学成为当时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，成为我党在上海活动的

一个中心。当时上海大学校务由邓中夏同志负责。学

校设有社会科学系，由瞿秋白同志领导，由张太雷、赵世炎、师存统（复亮）等负责。全校团的工作由任弼时同志负责。在教员中许多人都是共产党员，如陈独秀、罗章龙、肖楚女、彭述之、李达、李汉俊、王复生等。瞿秋白给学生讲哲学，任弼时教俄语。该校有陕西学生三四十人，学生中有“共进社”的组织，负责人有何尚志、吉国桢、李子健、曹志仁等。关哲等具体领导陕西同乡会的团支部工作，罗章龙还经常主持会议，任弼时同志有几次也参加会议予以指导。

当时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，参加社会活动，由学校统一组织到工人、市民、商埠中去宣传、贴标语，组织学生参加“五四”运动。上海大学实质上成为上海工人运动领导的核心，也是党的干部培养的场所，陕西的武思茂、王超北、关哲等都是上海大学的学生。

上海大学不但对中国革命起到推动作用，而且对陕西革命也起到先驱作用，确实是值得人们追忆的。

## 秦俑为何不戴头盔？

兴文

秦俑坑出土的大批陶俑武士多数免冠束发，头顶挽一发髻。将军按剑，武卒执戈，跪射俑张弓控弦，骑兵俑牵马扶鞍，一个个目视前方，全神贯注，严阵以待，都给人以气宇轩昂，勇猛威武的感觉。可是，如果你一留神，就会感到奇怪，为什么秦俑这么多将士都不戴头盔？难道作战时都不怕刀砍剑砍到头上吗？

头盔也叫“胄”或“兜鍪”，和铠甲一样是古代武士作战时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。可是秦国的军队有个特点，就是不戴头盔，并且把这种不戴头盔的士卒称为

为“科头”。这种“科头”军不戴盔就能杀入敌阵，所以也叫“科头锐士”，这正是秦军的特色。

秦军的“科头”锐士素以骁勇善战而著名于当时。据《荀子·议兵》记载：魏国对军队训练就十分重视，武卒要穿“三属之甲”（一种解释要穿三层甲，还有解释为上、中、下全身都要披甲），操十二石力的强弩，背负五十支箭，手执长戈，挂剑冠冑，行军时还要带上三日的军粮，半天就可以行军百里。就是这样严格训练的军队，一见秦军就望风披靡，可见“科头锐士”之厉害。纵横家张仪在吹嘘秦军作战英勇时说：山东六国的士卒作战要披甲冑，而秦兵不但不戴兜鍪，甚至是“捐甲趁敌”，把身

穿的铠甲也甩掉，冲入敌阵，左手提着人头，右手活捉俘虏，如虎扑羊群，勇不可挡。他称赞秦国科头军是虎贲锐士，山东六国的士卒如“怯夫”，遇到一起象“乌获”（古代的大力士）对付婴儿。“攻不服之弱国，无异于坠千钧之重，集于乌卵之上，必无幸也！”这虽然有点吹牛，但确实也反映秦军战斗力很强。

威武壮观的秦俑兵阵，士卒免冠挽髻，不戴头盔正是秦代“科头”锐士的真实形象。秦始皇用不到十年时间就荡平东方六国的历史事实也证明，“科头”锐士在当时是一支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的骁勇劲旅。



▲纸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四大发明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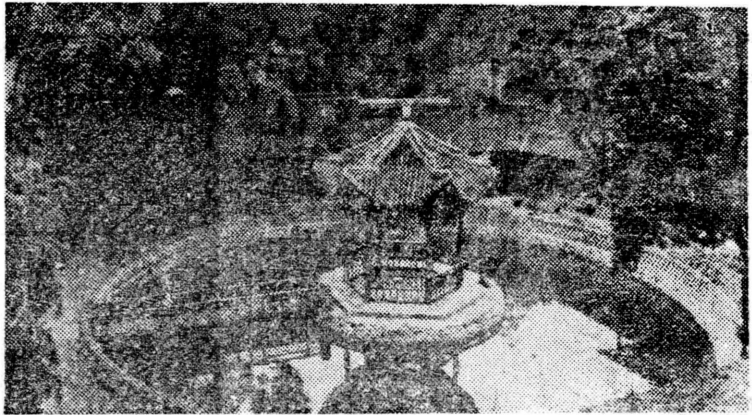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七年，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灞桥附近的一座古墓中，发掘了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纸。据考证，这种纸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纸，称作“灞桥纸”。

▲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蔬菜的国家。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期西安半坡遗址中，就发现过菜籽。以后在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等历史文献中，都有关于蔬菜的记载。

▲在陕西黄陵县黄帝陵附近共有古柏六万余棵。其中黄帝庙内有一棵古柏，高近二十米，树干下围十米多，至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。传说这棵古柏为黄帝亲手栽植，所以称为“黄帝手植柏。”据考证，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古柏。（李岚 辑）

告 读 者

本版8月19日载《身残志不残》一文，所述农村医生郭全风地址为陕西省潼关县太要镇许家城村，特敬告读者，以资查询。——编者



驰名省内的旅游胜地——留坝汉张留侯祠（又称张良庙），近年来重新进行了整修，现在每天有数百人前往游览。图为已整修好的南花园水榭。

胡迪生 摄

## 特别行动队奇遇

1964年秋天，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前夕，以李湘为首的一支特别行动队，闯进了连魔鬼也不敢涉足的地方。为了隐蔽和尽快完成任务，他们一步步深入沙漠腹地。突然间，一阵狂风，昏天黑地，好似山崩地裂，阴森可怖。狂风过后，沙丘削平了，眼前的一切再不是记忆中的模样了。这时，忽然听得王山惊奇地喊了一声，“有情况。”

万万没想到前方正停着一架飞机，而且是一架国民党的军用飞机。机舱里坐着两个人，一个是驾驶员，另一个头上扣着大盖帽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李湘一挥挥手：“准备战斗！”

他们向飞机迂回，并在离飞机二十几米的地方架起枪。李湘边爬边思考：这里虽然荒无人烟，但为了对人民的生命财产负责，为了防止特务就地窃取情报，我们被派出来清理和巡视千里沙漠，眼前的国民党飞机，是怎么回事呢？

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快出来”。他们隐藏在沙丘后面喊话。对方无动于衷。

“叭，叭！”李湘向天空连鸣两枪警告，飞机上的人还是一动不动。李湘迅速向敌机奔去。十米、五米、三米。他突然瞪大眼睛，象木头桩子一样不动了。原来在飞机里的是两具僵尸，嘴巴张开着，枯干的脸上仿佛还残留着恐怖、遗憾和迷惘。

李湘他们费了好大力气，才撬开机舱的门。登上飞机，又有两具尸体出现在眼前：一个小女孩和一名妇女紧紧拥抱着在一起。看样子，她们是母女。

据估计，新疆和平解放前夕，机中人员慌慌张张起飞后，在沙漠上空碰到坏天气。他们迷航了，油光了，飞机掉下来竟没有坠毁。沙漠使他们变成“木乃伊”，连同飞机一起埋在沙里。刚才一阵大

扣宝室寺铜钟  
昔年唐王发义兵，  
隋皇还在江南行。  
北地烽烟烧大漠，  
南国歌舞庆升平。  
立朝原知赖民力，  
行赏偏在重天听。  
不平则鸣鸣也久，  
于今仍有怒恨声。

## 富县县行

浏阳河

梁焕环

中秋夜，有些地方赏月不但新奇，而且也很有趣。福建省浦县梁山麓的海月光，是天然的石洞，依洞建寺，寺里石壁雕刻有释迦佛一尊，中秋月夜的八时半左右，月光经岩下潭水反射，恰恰照在佛的胸部，称之为“月照禅心”。山东益都县西南仰天山上的千佛洞，深数十丈，两壁凿有数百石像，飞机又变成了“出土文物。”（摘自《广东侨报》）



刊头设计 董凤山